

沙漠精灵

文 / 陈萨日娜

灰色的小毛驴若有所思地低着头,顶着懒散飘舞的雪花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大雪覆盖住高低起伏的沙漠,一副统治宇宙的霸道,就连平时倔强而又顽强地抬起头遥望远方的小路都被大雪封住了,完全看不出印记。小毛驴像蒙着眼睛围着磨一样,脚步不紊乱,也不失节奏。为了保持这种平衡和节奏,它爬坡的时候尾巴翘起来,左右摇几下,下坡的时候尾巴夹紧,头稍微低下来。它嘴巴里哈出的热气瞬间被凝冻成白霜,成群结队地聚在它眼睛和嘴巴周围,无意中给它增添了一种老道的意味。它叫老灰,是通拉嘎的坐骑。它虽然个子矮小,但是岁数不在三十下。如果可以讲话,它可能会毫无顾忌地说:对于这片沙漠,我了如指掌。确实是!25年来,它一年四季都周旋在这片沙漠:嚣张的沙尘暴、野蛮的暴雨、热烈的秋阳,还有这无情的雪花……它见识得太多了,所以总是低着头,一副不屑一顾、无所畏惧的样子。

通拉嘎骑在老灰的背上。他背着20斤左右的长方形大药箱,跟他矮小的身材很不相称;他怀里装着五瓶葡萄糖液,远看像即将临盆的孕妇。他的睫毛上、毡帽上、胡须上结了厚厚的冰霜,一双眼睛在冰霜后面急切地望着白茫茫的大雪深处。老灰始终低头看着地面,兴致不太高,冒着这样的严寒、沿着这样的沙漠远行,放在谁身上能高兴得起来呢?通拉嘎把

林下水草丰茂

天边云霞泛金

书法
张树昌



白马秋风塞上

杏花春雨江南

书法
王润成



目光从远处收回来,看了看老灰,眼神里有一种歉疚,又夹杂着一丝感激。他用左手抚摸一下老灰的脊背,算是安抚。他把右手伸进怀里摸摸怀里的“手榴弹”(他喜欢把葡萄糖液说成手榴弹),那几枚“手榴弹”在他温暖的怀里不声不响地、安然无恙地躺着。通拉嘎黝黑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,这笑容在他过早苍老的脸上带动了几道深深的皱纹。

“不能将‘手榴弹’冻了,它可是救命用的。”通拉嘎自言自语。沙漠盖上了厚厚的洁白的棉被,似乎要开始一场长久的沉睡。沙漠深处的杨树、榆树、锦鸡儿都把自己伪装成

了白雪公主。一只喜鹊偷偷地从巢里探出头,惊恐地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。出来觅食的野兔把一排排脚印印在了雪地上。通拉嘎握着怀里的“手榴弹”,好像摸着热炕头,心里暖滋滋的。他每次走在沙漠,心里总会涌出一种自豪的感觉。这片沙漠他已经走了整整25年,即便是大雪封锁了道路,他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每一个躲藏在沙漠深处的人家。他甚至有时候心里会很得意地想,这条路上的每一粒沙都吸收了他的蒙药味。☆

(作者单位:库伦旗委宣传部)

(本栏编辑/王占纲)